



衡岳志卷之五

分巡上湖南道僉事東莞鄧雲霄編刪

衡州府知府長泰楊鍾英

衡陽縣知縣清江羅夢暘

衡山縣知縣汜水何登高同訂

鄉紳禮部郎中耒陽曾鳳儀輯纂

衡州府學生貢王邊寧

衡陽縣學生貢王國泰

劉經筵

臨武縣學生貢鄺祖詩

衡州 學生負袁伯璣同校

記述

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轉徙遷移何代無之然山靈
有不朽則記載是已衡岳據天南勝屬文明之區
昔賢摘辭振藻纚纚乎登群玉之峰茲山若增而
重矣往志記述龐雜茲別爲詮次先修葺次秩祀
次紀遊蓋山川之廢興祀事之隆替于後之君子
有重望焉不第一時恣遊觀已也志記述

修記

宋

驂鸞記

范至能

衡山縣西望岳山岩崑半空湘中山旣皆剛阜迤邐
至岳山乃獨雄尊特起若衆山遜其高寒者八日入
南岳半道憇食望雲亭夾路古松三十里至岳市宿
衡岳寺岳市者環廟皆市區江湘川廣衆貨之所聚
生人所湏無不有旣憧憧往來則污穢喧雜盜賊亡
命多隱其間或期會約結於此官置巡檢司焉南岳
廟四向各有角樓兩廡土偶仗衛皆取則帝所正殿
獨一神座監廟與禮直官自上古香火後殿乃與后並

處湖南馬氏所植古松滿庭殿後東西北三廊壁畫
後宮武洞清所作紹興二十五年火發殿上延燒後
廊壁本不圯宮不時覆護漸爲風雨所壞帥司乃遣
衆工摸榻新廟成用摸本更畫雖不復武氏筆法然
位置意象十存八九自宴樂優戲琴博圖書弋釣紉
織下至搗衣汲井凡宮中四時行樂作務粲然畢陳
良工運思苦心有如此者梁殿又畫嬪御上直奩香
篝衣之事尤爲精妍廟吏常鐫後宮門非命官盛服
毋得擅入是爲記

諸葛武侯廟記

廣漢張 栻

自五霸功利之說興謀國者不知先王仁義之爲貴
而競於末塗秦遂以勢力得天下然亦遂以亡漢高
帝起布衣一時豪傑翕然從之而其所建立基本卒
滅項氏者乃三老董公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之說也
相傳四百餘年而曹氏篡漢諸葛忠武侯當此時間
關百爲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討賊之義不以
強弱利害二其心蓋凜凜乎三代之佐也侯之言曰
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
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誦其所言則
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竟中道而殞然其扶

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
同其光明可也夫有天地則有三綱中國之所以異
於夷狄人類之所以別於庶物者以是故耳若奮於
利害之中而忘夫天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日
居此侯之所以不敢斯瀕而忘討賊之義盡心力至
死不悔者也方天下雲擾之初侯獨高臥昭烈以帝
室之胄三顧其廬而後起從之則出處之際固已有
大過人者其治國立綱陳紀而不爲近圖其用兵正
義明律而不爲詭計凡其所爲悉本大公曾無纖毫
姑息之意顧皆非後世所可及至讀其將發上表之

辭則知天下之物欲舉不足以動之所養者深則所
發者大理固然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若侯者
所謂弘且毅者歟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若侯者所謂大丈夫者
耶侯旣沒蜀人追思時節祭於道上後主用廷臣之
議立廟沔陽使得申其敬去今千有餘歲蜀漢間往
徃有祠奉祀不替侯之澤在人者深矣衡州石鼓山
舊亦有祠按蜀志昭烈牧荊州時侯以軍師中郎將
駐兵臨蒸以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賦以充軍實
今衡陽是也蒸水出縣境經石鼓山之左會於湘江

則其廟食於此固宜考昌黎韓愈及刺史蔣防詩碑
祠之立有自來矣乾道戊子之歲湖南路提舉常平
萬君成象始以圖志搜訪舊迹得廢宇於榛莽中乃
率提刑獄鄭君思泰知衡州趙君徙于高明而一新
之移書俾栻爲記栻惟侯之名不待祠而顯而侯之
心亦不待記而明然而仁賢昔時經履之地山川草
木光彩猶存表而出之以詔來世使見聞者竦然知
所敬仰思慕當道術衰微之際其爲有益蓋非淺也
惟栻不敏不足以推本侯胷中所存萬一則愧且懼
焉

岳麓書院記

前人

湘西故有藏室背陵而向壑木茂而泉潔爲士子肄
業之地始開寶中郡守朱洞首度基創宇以待四方
學者歷四十有一載居益加葺生益加多李允則來
爲州請於朝乞以書藏方是時山長周式以行誼著
祥符八年召見便殿拜國子學主簿使歸教授詔以
岳麓書院名增賜中秘書於是書院之稱始聞天下
鼓箐登堂者相繼不絕自紹興辛亥更兵革灰燼什
一僅存間有晉意則不過襲陋仍敝而又重以撤廢
鞠爲荒榛過者嘆息乾道改元建安劉侯下車旣剔

嘉夷姦民俗安靜則葺學校訪儒雅思有以振起湘
人士合辭以書院請侯竦然曰是固章聖皇帝加惠
一方來勸勵長養以風天下者也而可廢乎乃命郡
教授婺源郭穎董其事鳩廢材用餘力未半歲而屋
成爲屋五十楹大抵悉還舊規肖闕里先聖像於
殿中列繪七十子而加藏書閣于堂之北旣成杖從
多士往觀焉愛其山川之勝棟宇之安徘徊不忍去
以爲會友講習誠莫此地宜也已而與多士言曰侯
之爲是舉也豈特使子習爲言語文辭之工而已乎
蓋欲就人才以傳道而濟斯民也惟民之生厥有常

性而不能以自達故有賴聖賢者出三代導人教學
爲本人倫明小民親而王道成夫子在當時雖不得
施用而兼愛萬世是開無窮之傳果何歟曰仁也仁
人心也率性立命知天地而宰萬物者也今夫目視
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以至於飲食起居言動之際謂
道而有外夫是烏可乎雖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毫
釐之差霄壤之謬此所以求仁之難必貴於學以明
之歟善乎孟氏之發仁深切也齊宣王見一牛之齧
觫而不忍則教之曰是心足以王矣古之人所以大
過人者善推其所爲而已矣論堯舜之道本於孝弟

則欲其體夫徐行疾行之間指乍見孺子匍匐將入井之時則曰惻憐之心仁之端也於此焉求之則不差矣嘗試察吾事親從兄應物處事是端也其或發見亦知其所以然乎苟能默識而存之擴充而達之生之之妙油然而於中則仁之大端豈不可得乎及其至也與天地合德鬼神同用悠久無疆變化莫測而其初則不遠也是乃聖賢所傳之要從事於斯終身而後已可也雖若閒居屏處庸何損於我得時行道事業滿天下而亦何加於我豈特爲不負侯作新斯宇之意哉旣侯屬杖爲記遂書斯言以勵同志俾毋

忘侯之德抑又以自勵云爾

重修石鼓書院記

朱熹

石鼓據蒸湘之會江流環帶最爲一郡佳處故有書院起唐元和間州人李寬之所爲至國初嘗賜勅額其後仍復稍徙而東以爲州學則書院之跡於此遂廢而不復修矣淳熙十二年部使者潘侯時德夫始因舊址列屋數間榜以故額將以俟四方之士有志於學而不屑於課試之業者居之未竟而去今使者成都宋君若水子淵又因其故益廣之別建重屋以奉先聖先師之像且模國子監及本道諸州印書

若千卷而俾郡縣擇遣秀士以充入之蓋連帥林侯
栗諸使者蘇侯詡管侯鑑衡守薛侯伯宣皆奉金齋
割公田以佐其役逾年而後落其成焉於是宋侯以
書來曰願記其實以詔後人且有以幸教其學者則
所望也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學往往
則擇勝地立精舍以爲群居講習之所而爲政者乃
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岳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
逮至本朝慶曆熙寧之盛學校之官遂徧天下而前
日處士之廬無所用則其舊迹之蕪廢亦其勢然也
不有好古圖舊之賢孰能謹而存之哉抑今郡縣之

學官置博士弟子員皆未嘗考德行道藝之素其所
授受又皆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
士之有志爲己者蓋羞言之是以嘗欲別求燕閑清
曠之地以共講其所聞而不可得此二公所以慨然
發憤於斯後而不憚其煩蓋非獨不忍其舊迹之蕪
廢而已也故特爲之記其本末以告來者使知二公
之志所以然者而無以今日學校科舉之意亂焉又
以風曉在位使知今日學校科舉之害將有不可勝
言者不可以是爲適然而莫之救也若諸生之所以
學而非若今之人所謂則昔吾友張子敬夫所以記

夫岳麓者語之詳矣顧於下學之功有所未究是以
誦其言者不知所以從事之方而無以蹈其實然今
亦何以他求爲哉易曰養其全於未發之前察其幾
於將發之際善則擴而充之惡則克而去之其亦如
此而已又何俟於予言哉

重修石鼓書院記

湯漢

石鼓書院建於淳熙子朱子爲文以記今既七十有
餘年矣歲己未冬兵革之所過而燬焉疇昔碑板照
耀掃滅無餘而朱子之記巋然獨立越明年刑獄使
者俞侯下車按視撫寄石而嘆曰斯文之未喪非天

哉掃地更新豈不在我乃命幕屬趙崇垲與無山長
李訪拓舊址授成模斤錢粟以召工役不數月燕居
之祠會講之堂肄習之齋廩庖門廡奐焉大備典籍
所栖先賢所奉各適位置外則風雲諸亭映帶後前
盡復舊觀增一亭於山之巔扁曰仰高大闢射圃將
以暇日觀士之德又作祠以肖諸葛公之遺像厥旣
就緒侯則取明德新民之章爲諸生丕揚其義絕響
再聞士風復振侯於是書來曰爲我記之嗟夫中
國之所以服四夷者豈有他哉亦曰禮義而已矣庠
序之設燕居之講禮義之所宣明親其上死其長之

所從出也豈不偉歟侯方觀風求瘼於焚騷悽愴之餘而汲汲乎扶持斯文於旣墜可謂知本也已昔衡山一邑能興廟學於金甲排蕩青衿憔悴之餘杜少陵爲之激烈賦詩謂足以恢大義而壓戎馬之氣以今觀昔侯之所建不又躋歟是則少陵之所欲載筆而記者也若予之荒陋曷敢以不躋之辭自附於大儒先生之作獨念平昔之所感發有可爲湖湘之士言者乃不辭而遂書之

元

重修南岳廟記

虞世魁

皇元統一天下岳鎮海瀆悉入職方每歲祝香遣使侑以金幣驛至祠下著爲恒典惟衡岳分值軫宿壽星所纏天子視四岳獨重焉而廟在赤帝峰下其制亦擬帝者之居列聖尊敬有加式克至於今日至正八年戊子六月上以靈區祠宇更風雨霜暑木腐瓦毀庭寢門廡材久易敝特降玉音委官相視廟宇損壞去處從新修理命下有司欽奉旣而恐干禁忌輟之又二年竟成厥事湖南道長沙守臣劉光祖祇承上意商材度工俾各屬州邑均齊物役分派湘潭州修理正殿委自本州同知阿兒思蘭忠顯董其事衡

山縣給夫役而蘭侯奉命唯謹即日抵岳敬共廟制於是徵匠僦工並手偕作柱橐更之撩朽易之飾陋以文充腐以新乃更其正殿西二楹井口大楹一東西楹前小楹二東邊後井口抹角楹一西二楹脊楹一上下檐西角丁檐四圍及殿後正北上下飛檐與夫梁椽節椀釘角磚瓦修蓋添換靡不一新孜孜奉公悉無民擾勤哉蘭侯之究心經始於是年六月一日甲申七月而告功猗與岳祠之靈永福邦國今聖天子尊崇祀典整飭祠宇邃麗赫奕以肅馨祀以聳具瞻誠國家之先務也而蘭侯慎其規畫竭其心膂

不日而成俾廟貌一新原於郡侯劉公舉當其任相成茲後有永無斁是不可不書石以記美云

重修李鄴侯書院記

義化

南岳書院者唐李鄴侯讀書之所也創始於南岳之左故宋寶慶年間運使張嗣可以其近市喧雜地勢湫隘徙之集賢峯下由是書院之制始備胡文定公父子講明春秋於此宦遊於此旣而晦庵南軒相與講道倡醇其間湖南道學於斯爲盛國家龍興之初太祖皇帝金戈鐵馬削平西北世祖皇帝風飛雷厲混一海宇天下龍蟠鳳逸之士興起倡明道學於是

前代四大書院聿然重興其諸先儒過化之區復賜
舊額斯文之盛未有過於此時者也至大曆戊申今
翰林學士楊公宗飾來爲山長易敝更新百廢具舉
後二十二年爲至順庚午衡山縣尹石抹允修剏益
脩山長何鼎復請尹記之刻石具在今十有餘年繼
之者屢非其人上下兩旁風雨侵凌棟撓屋壞視如
傳舍田奪於豪強而師生無以自給絃誦之聲幾至
廢絕至正三年秋今翰林承直歐陽公從予述興教
之初莫謂先聖先師顧瞻殿堂門廡齋舍庖庫亦
皆傾圯惕然于懷曰學校之廢責成在我值歲荒廩

稍不給白之郡縣咸允其請乃損已俸爲多士倡新
明倫之堂甚盛舉也朝廷作新風憲命勲舊重臣分
鎮諸道湖南肅政廉訪使帖木兒不花公仗節來振
風紀首以學校之教作養人材移易風俗爲急務郡
縣學院無不修舉委憲史譯史王必石温日贊襄之
又以承直興學之言語之山長明年憲副劉公昱行
部至邑山長以其事聞時湖南道宣慰司同知元帥
赤刺馬丹照磨歐陽遜天臨路知府事顏普知事楊
文質亦以代祠岳廟因造書院憲副公相與督勸下
其事於縣縣尉馬聰典史謝斗祥承命而往縣尹趙

忠力疾復起民權趨之前衡州路經歷堊石帖木兒
岳市巡檢朱文顯以相山長度材鳩工不踰月而燕
居之堂先賢之祠成未幾尹復謝事縣丞黑沙督餉
海運未還改命主簿李伯淵董役府委其吏曹果繼
促成之殿門堂廡齋舍庫庖垣墉屏闥黝堊丹雘不
三月而煥然一新衡雲增高湘水飛立山川爲之改
觀矣是役也非山長以學校爲已任不能以成其事
非憲府以勉厲爲已任不能以化其下上有好者下
必有甚焉文學孔希舉記其始末巡檢朱文顯踵門
求文記之嗟夫自三光五岳之氣分而天無全材俾

尼聖人也有德無位乃刪詩書繫周易作春秋明先
王之道以貽後世其功有賢於堯舜者孟軻氏學孔
子也亦不得其位而周流諸國空言無施後之學者
賴其言尚知尊孔氏談仁義貴王賤霸功不在禹下
秦始皇帝焚書坑儒盡滅先王之道以智力法律繩
民不足論也漢有董仲舒唐有韓愈各以其學鳴於
時迨至宋時周程朱張諸儒相繼而作以續孔孟不
傳之緒而道以明爲人臣者不知爲學必以培克私
已爲務事君必不忠爲人子者不知爲學必以悖逆
爭鬪爲先事親必不孝夫婦無別也長幼無序也朋

友無信也是不知爲學之甚也其可乎哉傳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此師道之所以立學校之所以設其有功於朝廷生民甚大今茲書院也聖人有宮從祀有廡先賢有祠師生有室而田入於豪強廩稍之不給尤不能不望於部使者至正乙酉十月朔也

國朝

重修南岳廟記

商輅

南岳衡山其高與泰華嵩恒相埒當星紀之次熒惑之位實南方巨鎮自虞舜巡狩朝諸侯於此舉望祭至唐封以王爵宋復易以帝號竇禮甚矣我

之禮秩視三公於是南岳祠祀著於彝典歷代因之太祖高皇帝法古爲治謂神靈莫測豈國家封號可加凡岳鎮海瀆宜以本名稱之故於茲山直書曰南岳衡山之神而妥神之祠則擬帝居賜以金盃一於春秋祀享之日奉香以奠歲久祠宇頽毀正統壬戌藩臬二司檄衡州長沙二郡修建其高弗及舊五尺忽風雷交作白晝晦暝至霽視其柱去基所半里官民畏慄譏過復崇制如初然物不能終壯久而復圯勢所必至前巡撫僉都御史西川王儉副都御史豫

章羅篋累欲修葺而以邊方弗靖未果已而知府樂平鄭冕給事中郡人劉昊相繼請於朝雖部符報可未有能任之者成化庚寅秋巡撫僉都御史繁昌吳琛行縣祇謁廟下顧瞻徘徊慨然以建修爲已責於時叅政稷亨甯瑛僉事雲間郁文博在行承命率衡州知府黃巖徐孚至廟計度資費因叩神從違乃得吉卜敬以白於巡撫遂相與定議出公帑白金二千五百餘兩命衡州衛指揮同知王綱往市川江巨木得四百五十餘章以爲棟梁之用餘材悉取諸近地工則僦江右之善者力則借倩衡湘諸縣附岳之

民時總戎李都督震聞之亦以白金三百兩來助餘皆知府徐孚從便區畫弗勞而辦仍命指揮王綱董其事而以素諳善修謹愿僧人智能總匠役計工償直驗力給餉蓋勞者勞之而怠者自警物無妄費而工用速成經始於辛卯春三月至明年冬十二月訖事落成之數正殿九間高七丈二尺象七十二峯後殿五間東西廊房九十六間嘉應門三座中御香亭御碑亭祭碑亭各一西廊後神祠一東廊後宰牲房神庫次爲正南門周圍崇垣四角有樓外爲櫺星門飾以丹漆施以綵繪深邃崇巖宏敞壯麗山岳實爲

增重工興之二歲水旱以時稅稌克物民食用足咸以爲神功所致是役也巡撫倡之總戎助之藩臬協贊之府衛奉行之人不告勞而功倍於昔僉謂盛美不可無述於是左布政使杜銘以書來徵文竊惟國之大事在祀而五岳又祀典所先者方今 聖皇御極事神治民誠通於天屢詔有司停不急之務罷無名之費而於祀典獨加之意蓋謂事神治民之本使祠廟弗葺曷以安英靈而致民福茲諸君祇承 德意建此偉績自是對越無愧福澤有永其爲政化之助豈淺淺哉敬用述其始末俾刻諸貞石以示永久

而復系以詩曰巍巍衡岳封表自禹配德離明奠位南土秩視三公祀禮攸舉彝典昭然溢號斯去載經載營聿新祠宇深邃崇嚴度越前古惟君敬神惟臣奉主惟民効勤惟神錫祐歲序和平蠻夷率附田穀豐穰吏民按堵皇明萬年永昌胤祚於赫神功厥施茲普

重修南岳廟記

劉 黻

南岳山神廟皇明成化庚寅歲上請鼎建至嘉靖壬寅竟七十年傾倒久無後寢前門兩廊圯亦殆盡正殿穿漏階庭鞠爲草莽分守藩司少叅寧夏潘公諱

九齡行部謁岳慨朝廷禋祀之所蕪穢不治守臣責也集議重修官帑告乏因示諭編氓有饒貲仗義願助修理者聽貧不欲者弗強一時風動相率書名得銀一千七百餘兩預請巡撫中丞嘉興陸公諱杰上虞車公諱純巡按侍御開州史公諱褒善上饒桂公諱榮暨方伯餘姚顧公諱遂各批紙贖乃易買王府估賣舊房七十餘間專委郡別駕鄞縣楊君美冕董其事楊舉千戶文純衡山縣典史涂鏡分勞督運裁斲舊木間以新材修完東廊四十八間西廊三十五間蓋正殿易其朽柱重施繪綵以舊府蟠龍復

御香亭豎寢殿八柱未竟楊以陞去適副憲嘉興金公諱燦奉璽書飭兵重委別駕馬平王君道繼楊董理王舉千戶張勳偕文純共事修完嘉應二門中五間東西旁門各五間補完西廊十三間寢殿五間前建鐘樓碑亭復四角樓繚以周垣葺嘉應二門中五間旁鑿石爲兩園門未竟王亦陞去適副憲福州陳公諱士賢奉璽書飭兵重委別駕陽朔王君理續理凡諸未備未竟者於是大完廟制一新矣先是岳廟經始少叅潘公有捧表入賀之行重顧敞廬謂岳廟之修有司更代不常煩率調護以迄於成且免爲記

以告嗣修公歸載轉臬司副憲又三致意予惟衡山
奠南服並嵩岱華恒稱五岳與天地相終始祀典由
來舊矣其見於經舜居攝南巡至南岳如岱禮言祀
覲之禮如岱也禹受禪若帝之初茲山之祀可推周
制六年王時巡諸侯朝於方岳當時岳有明堂爲享
帝尊親之所禮特隆焉歷漢而唐報祀不衰觀韓愈
粉牆丹桂之詩廟制爲備宋大興宮觀往往典以名
儒闕范至能駮鸞記輝煥尤盛我

太祖高皇帝汎掃元陋首詔岳瀆稱本號一正千古
之謬禮酌於經百七十年惟岳之神鳩靈毓瑞以環
衛北極興雲霈澤以溥福南人冥德陰惠固宜崇嚴
祠宇以報其成矣

重修岳麓書院記

李東陽

東陽昔省墓長沙嘗渡湘江登岳麓訪宋人所謂書
院者得斷碑遺址於榛莽間得晦菴南軒兩先生之
餘風書院未有以復也顧有寺存焉耳越二十餘年
則聞通判陳君捐俸治材爲中門爲左右廡甃石數
級上爲講堂又上爲崇道祠以祀兩先生復名之曰
岳麓書院未幾陳君以內艱去且率通判李君錫與
推官彭君琢構亭其巔名之曰極高明又買田若干

畝以成陳志比王君來知府事帥僚屬師生行釋菜
禮諸所未及如闢道路備器用廣旁舍儲置經史延
師領教皆次第舉行而同知楊君實佐其事蓋茲院
自宋初郡守朱洞始建真宗時李允則請藏書國子
監簿周式教授其間乃請賜額遂與應天白鹿石鼓
並稱爲四大書院及南渡毀於兵安撫劉公珙復建
孝宗時兩先生實會講焉晦翁爲安撫更建於茲地
學者多至千人田至五十頃舍至百餘間今殿基故
在遺址廢田爲僧卒家所據歷三百餘年而茲院始
復其舊於是王君遣使屬記於予亦陳昔所嘗請者

也惟古者學校徧天下其教與學者皆聖賢之道故
能以一德同俗及世衰政弛道晦不明上擇官以教
下擇師以學窮什一之力而後得世之少治而多亂
奚惑哉今學有恒制師有定員第玩常惕久不能無
望乎什一之外如書院者固有或起於鄉塾則於此
爲培養之地或籍於郡學則藉遊息以廣見聞使斯
道之在天下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者隨厥所達皆可
爲成已成物之用乃可以言學不然雖學於此猶學
於彼無益也且南軒得衡山胡氏言仁之旨觀所爲
書院記亦惓惓以是爲辭晦翁之學固有大於彼然

亦資而有之後之學者曾不逮其萬千而不百倍其功烏可哉由南軒以及晦翁又等而上之以希古之人者庶幾爲茲院之重以爲山川光若其程格條緒則存乎教與學吾大夫士望之矣院建功於弘治甲寅七月落成於丙辰十月陳君諱鋼起鄉貢士王君名瑄揚君名茂元舉進士皆四明人吾郡之賢大夫也助建祠屋者布政叅議羅君鑒都閩楊君銓府學生陳大用輩助置田者國子生李經皆郡人寺僧法印實董其役蓋亦有慕乎吾教者不欲泯其實亦附書之

胡文定公書院記

李東陽

衡岳之陰宋胡文定公之書院在焉歷勝國以來頽圯殆盡而遺址尚存弘治乙卯監察御史鄭君惟垣按視其地圖所以興復之者以屬於衡州府同知鄧君淮其經理之費又皆爲之區畫不出於官不擾於民乃上其事於朝如其請中爲堂祀公配以少子宏所謂五峯先生者而房廡庖庫之類皆備又掘地得舊祭器若干葺而完之歲春秋則如儀修祀事又將聚其鄉之學者居之其所以崇儒重道者至矣亡何會兵部何主事孟春奉使過焉鄧君因寓書京

師請予記按文定公本崇安人哲宗時舉進士爲太常博士提舉湖南學事高宗時拜中書舍人以疾求去留兼侍讀專講春秋後以寶文閣學士致仕蓋公初患居當兵衝徙於荆再徙於衡優游十五年以卒五峯以廢補官家居不調晚辭召命劄樓著書者二十餘年視公尤以此書院之所由建也公之學以尊王賤伯爲本安夏攘夷爲用當金疆宋屈之詩朝野靡然附和議者爲識時論雪耻者爲生事而公引經議政正色直言所以警君心而裨治道者至矣身旣不用其所爲傳卓然成一家言至我 國朝遂列諸

學宮用諸場屋爲不刊之典使公用於一時亦孰若傳於後之爲遠哉若五峯雖未見於用而出處明決未嘗屈已以干祿深得乎家學之正矣古者鄉先生沒必祭於社而聖賢道在萬世則天下祀之蓋視其其功德小大以爲久近有不可得而誣者公今從祀孔子廟庭 天子之所親視儒臣之所分祿天下學者之所尊祀也况其所居之地非游宦流寓之可比不特舉而祀之其可哉且及門之士私淑之人如孔氏之有顏孟皆有配享從祀之烈况公作述之善有若五峯者出而成之教南軒之授受考亭之論議

又若是著也而可以無配乎哉書院之作乃古庠序之遺制宋之初學校未立故盛行於時今雖建學置師徧於天下無俟乎其他而前賢往蹟風教之所關亦不容廢如茲院者是也夫祭者學之所有事也而其所以爲學豈獨案盛俎簋儀文度數之間哉衡之學者讀公之書學公之學固將親羨墻於廟貌思景行於高山雖欲自畫於道而亦有不容已者矣湖南之地春陵則有濂溪岳麓則有南軒茲院相距不數百里遺風流澤相望而不絕東陽世家長沙蓋嘗登岳麓吊其所創書院者聞文定公之風而有感焉因爲

記之以成賢御史及賢有司之志云

重修岳麓書院記

四明楊茂元

長沙府治之西有山曰岳麓又名靈麓峯南岳七十二峯其一也長沙之山不可以數計近府而高且大者莫如岳麓居民鮮少市喧不聞泉甘而木茂壤厚而田腴湘江注其東洞庭涵其北誠一勝地也宋開寶間郡守朱公卽其地築室以待學者真宗時山長周式以行義著召拜國子學主簿命歸教授詔以岳麓書院名增賜中秘書尋遭兵燹乾道改元建安劉公因舊址復建書院加藏書閣南軒先生爲之記乾

道二年晦菴朱文公先生聞南軒得衡山胡氏之學始長沙訪焉二先生論中庸之義三晝夜不能合其
后文公卒更定其說故長沙舊志謂南軒與朱子講學於岳麓書院者此也紹熙四年詔除文公爲湖南
安撫累辭不允越明年五月至鎮長沙士子素知向學日俟公退則請質所疑公爲之講說不倦四方學者畢至時劉公所創書院歲久浸圯公釋土修復之後又更建於爽塏之地規制一新焉聞諸故老相傳書院前有宣聖殿五間殿前引泉爲泮池其列屋殆百間其南爲風雲亭殿後堂室二層層各七間兩廡

亦如之其外門距書院二里許今其地猶以書門名而碑址尚臥田中方其盛也學徒千餘人食田五十頃故諺曰道林三百衆書院一千徒而五十頃之文斷碑可考也今殿址故在而列屋頽垣隱見荒榛野莽間其址與食田皆爲僧卒勢家之所據矣噫抑又何衰也吾友陳君綱通守於此聞而往訪焉慨然圖興復之遂卽文公更建之所爲大門五間兩廡各三間餘名其左曰敬義又曰誠明取文公白鹿洞賦語也北上十數級復建書院五間又十數級創一祠以祀晦菴南軒二先生扁名曰崇道祠繞以周垣雜植

竹栢花卉於隙地然其規制則隘於舊矣君間嘗語予曰是役也吾捐俸爲之郡人若少叅羅公鑒都聞揚公銓庠生陳大用輩亦有佐之者始吾擇人以董役更數輩弗稱後得此寺僧法印任之卒賴其力蓋文公之感人也深雖異端亦知向慕如此吾於祠後又治址將構亭以遠眺望名曰極高明又欲置田百畝以供祠事以食學者未遂也子其爲我咏之未幾君以憂去歸其鄉而率其同官四明李君錫爲構亭四楹推府吉永彭君琢國子生安化李經爲買田若干畝皆成君之志也郡守吾鄴王公瑄首嘉是舉有關於風化率僭屬師生行釋菜禮又走書幣求記於西涯李先生諸所未及小者如闢道路廣旁舍備器用增公田大者如儲經史擇士延師以教之之類將以次規畫舉行皆可書者獨余衰病蹇拙詩成而未敢以示人李君過余偶見之不謂辭翰皆惡堅欲摩勒於石固辭不獲乃以遺之而併考書院廢置與文公講學過化之詳以及故老相傳之言使後之君子覽而有感焉

新建集賢書院記

夏良勝

先皇帝之己卯歲東洲夏子明水陳子罷歸湖東湖

西東廊鄒子方病在告昉鷺湖故事論學於虔鶴孤
臺絕巘登望若在衡表邈矣遐思 聖皇繼統竝忝
召命列京朝官居茨相比夏子謬屬典銓時石屋彭
子註衡山令與鄒子陳子訊若鄉誼曰衡山擇賢主
已既而鄒子謫判廣德夏子守茶陵陳子戍海濱茶
陵夫衡伊邇政滌龐滯時與龍湖張子凌虛雲嶠弗
遂邁征賦望岳目洩于私未幾趨省召爲文後與張
子方舟夜濟彭子趨候如夙期然默構簡詞析靈啟
善而夜臥公堂聽雨達旦意弗尼也辰饋已隱隱日
脚赤下夏子迅導張子彭子追及天宇淨廓道絕塵

萍亭午至衡祠修儀肅瞻虔於謁牘雨復如注頃乃
已退食於東序曰開雲堂志昌黎遇也而夏子呂官
同步入西序曰霽雪堂志南軒遇也而張子呂姓同
彭子契誼謂謫籍止雨又類同也尾堯聯舄步咲詠
歌回盤復折歷澗跨厓可二十里緣磴穿莽屐級呂
升瞻眸顧睇霽景殊絕若非人世臺輿私老僧曰僅
僅見也僧主南臺寺寺方構閭登而快意命曰天霽
亦志遇也夜引觴酌搜剔腎腸聯以詩什鷄鳴就寢
雨復作簷溜聲酣息而興夏子欲窮上封祝融尋七
十二峯深處張子曰未盡之興異時作續遊計也返

輿而下若走丸於坂瞬目延佇於兩峯並息間衍緩如砥日集賢峯下趺坐移晷曉霽迎人殆繪事弗稱曰此可堂昔寓賢可因祀也於峯名爲稱石屋曰惟地主任夏子呂公賜弗敢私附呂成之張子輦曰舉協於義圖廼終悵悵登舟別去夏子自是歸臥林居又三年大義責起復有行後張子方職史於館彭子先期呂輅且告書院呂終事夏子適往用畢初志誠不知俯仰間又幻出一絕境也綴呂記曰衡之靈與嵩恒泰華均也恒肇於冀舜禪堯治而官牧命焉華連於岐武承文德而周呂繼焉湯征尹聘莘葛麗于

嵩丘孔教顏學洙泗源於泰阜雖云聖賢之生天地自有神數不必于專氣者然而岳鎮之完非聖賢不足呂當之也惟茲衡靈鍾洩未有所施 聖皇潛龍呂飛適在茲服謂非有以當之者哉嗚呼聖作物觀使有若昔諸賢必宗孔顏呂輔唐虞三代之治出而名世可無寓茲已乎纍臣紀載蓋將慶時賢之際會而感夫昔賢之遇者深矣若大觀竒勝古今名家畫之朋游合散宦迹險夷皆恒數也諸賢應祀法有定論在記從畧焉可也

重修集賢書院記

曾鳳儀

衡岳名勝故甲於天下過客往來睹蒼翠冉冉出雲際輒心擬一登登卽留連幽絕低回不能去蓋自唐李鄴侯韓昌黎宋朱晦菴張南軒跡最著近於客署顏之曰開雲存昌黎也顏之曰霽雪存朱張也朱張業有祠祀方廣而李韓願闕卽朱張歲祀不必之方廣第於野遙祭褻甚余竊慨焉歲癸巳從穎泉鄒公游謂南岳廟右有集賢書院遺址故邑侯石屋彭公建祀唐宋以來賢有聲者蓋新之爲遊觀者勸余應之曰有司傳舍其官念不到此此余地主任也歸與益齋伍公謀捐貲首其事諸縉紳聞而助者若干人

已監司郡邑諸公聞而助者若干人合之得金若干兩以付募僧儲糧庀材後先營構垂三載而樓閣堂廡告成餘貲買田二區大福源租二十四石龐公塘租四十二石俾僧性恒守之迎朱張神主祀其中益以李韓及趙清獻周濂溪四先生設釋菜禮禮焉而後喜可知也夫群賢足跡所至寄興瀕臯胡景仰之若是要以生平大節瓌瑋不群規恢聖謨照耀今古挺然直與名岳等登其山想見其人人與山交相重也祀山因以祀人也群賢其吐之乎雖然集群賢而祀之有司事也見群賢而思齊非盡有司事也故由

晦菴集諸儒之大成進之爲孔子集群聖之大成是
所望於後之君子

方廣藏經閣記

曾鳳儀

南岳故寓內名山而方廣幽邃尤仙聖所宮群峯環
拱層見疊出宛如蓮花之狀內典所稱西方極樂界
無乃類是耶歲甲午 慈聖皇太后遣太監姜 齋
佛經一藏并諸佛像寶幡俾茲山住持齋供高僧朝
夕諷誦祝延聖壽保國安民所以默助化機風動善
類荒陬僻壤罔弗周渥功誠鉅矣德誠溥矣鳳儀恭
觀 欽賜經典極其莊嚴綾錦輝煌瞻映山谷則召

集山僧而語之曰若等爲佛弟子亦知佛法所自來
乎佛說法約有大小二乘傳入中國益以高賢論疏
摠之五千四百餘卷字字包羅法象言言指歸性靈
悟之則經爲我轉得岸可以忘筏不悟則經爲我師
因指可以見月希有是經利益甚大若等幸生治世
托足名山獲觀如是經典不求而得不期而至當知
是祖師願力所感召非可以尋常而泛視之也若等
學佛精進畏佛戒律宜益欽敬協心護持毋令褻玩
致有散逸則彼此均受其福矣此經典荷蒙 聖母
欽頒重以 聖諭諄切稍有踈虞官刑具在若等可

不懼哉衆聽命唯唯請述其語勒之碑陰以詔來者

二賢祠記

尹臺

往己亥之夏臺奉使楚 諸藩其秋反自荆襄道長
沙竣事武崗止舍衡山之館稅息焉旦日謁岳廟遂
陟上封徧覽祝融紫蓋諸名勝乃並天柱下南臺憇
休方廣之寺慨想晦菴南軒二先生高風低回留之
不欲去於是循寺後麓振衣蓮華八峯之間降觀深
窈髣髴當時登游所載述懽然若從之徜徉其後先
也旁矚寺右空址一方指問僧曰能丐我以祠二先
生矣乎僧忻然願相厥美越日還抵衡山搜筭得資

金半錠以授邑令內江章君宣曰其爲我計劃一
生祠令曰是固吾有司事也爰屬僧伐木陶埴鳩工
庀役不訖歲落成明年僧遣其徒入京索記會臺請
告歸弗果就比歷今二十年矣前僧之嘗詣者復來
白下申促臺始得追爲之記嗟乎古之君子與其不
可傳者往矣乃其遺跡在穹壤間往往去之百千世
之久人猶思之不能忘何也夫心之神通乎天地
萬物之表不可以古今間者也衆人有之而弗存宜
其生死墟然名聲隨軀形殞化泯泯無以復詔於後
矣賢者養而存之以至盛大充塞故能參天地靈萬

物煨煨垂耀古今亘久遠而莫之敝也夫其遺跡之可考見者皆其心之精神之所寓託士欲尚友古之人抑惡得不卽是求之繇二先生登游茲山所載述推其詠歌稱引戒懼箴儆之相及兢兢焉惟恐一義理之有失倫慮之或不悉中也此其心之勤然不懈乎道固將通天地萬物爲一身施之百千世而無朝夕豈與世之癖耽音隱迷溺光景假恢偉壯麗之觀以取快鬯於一時者所可同日語哉是故其立之屹然不撼者山之所以常鎮也其行之沛然不竭者川之所以常流也動而爲寒燠之遷易出而爲雲霞之

蒸散則其變化與相周旋矣感而爲蟲鳥之飛鳴形而爲草木之華實則其性情與相昭察矣蓋二先生平居問辨相益專力乎千聖相授之遠業故凡其足跡之交耳目之營無一非敬義精微之施用放之出往游衍則無入而不自得廓之極乎位育參贊之功化則可使上下同流而不息其心之精神所寓託者豈能一二爲衆人告說哉讀其文誦其詩繹其師友論議切磋之指歸不知反思默契上求二先生之深造以自淑勉其身心不足與言善學矣斯臺所以祠二先生之志也嗟乎吾黨之士有弁斯堂者亦可惕

然自興起夫祠成之三年安城鄒翁守益吾邑其翁
公亮始納二先生主釋奠明年增城湛翁若水來署
其堂曰嘉會其秋吉水羅君洪先復至則取二先生
方廣諸詩大書壁而自題其後以示志祠自章令屬
僧肇工首其規度者主寺潔空迄相乃成其徒圓琳
圓玉也有助於祠皆不可無載故并記之

其泉精舍記

蔣信

由衡岳廟西北行可二里許爲宋胡康侯祠卽其隱
居著書之所由祠西北行數百步許有峯翺然伏而
下垂曰紫雲峯其麓爲古衡岳觀廢址鞠爲草莽殘

石僅存其山脉發自祝融天柱歷南臺蜿蜒而來其
左右支山各若爲龍虎蟠伏不去右支卽康侯祠坐
山也後峯當其左後爲芙蓉峯者勢尤聳拔若將蔽
護之者前峯環遶望之如展案其左脇有泉涓涓流
而爲澗遶右而前紆曲可愛其右脇則竒石峭立泉
滴其下此紫雲洞之大槩而衡岳之最勝者也先生
始解南京叅贊歸途卽謀徑赴衡岳不果後謀別門
人洪侍御覺山垣於韶因卽至衡亦不果頃感信南
遊之請遂自羅浮携門人樂昌駱君堯知順德周君
榮朱宜興黃君雲淡由西樵山拏舟微物而行不過

其家亦不以謀諸家人所過自儆民舟不令官府知之踰樂昌而柳舟僅容身從者多病居之裕如也將觀祝融之朝一望紫雲卽指曰鍾秀之區無過於此不可以終吾老乎訊之道士始知爲無主廢觀址焉約十餘畝遂計其直買諸官乃募乃闢乃構乃築堂舍門墉踰月而次第告成講堂凡五間寢室三間外大門一間二門三間墉垣周遺餘二百丈右脇之岑鬱豁然中有大石如人坐題曰甘泉坐石其傍有方石曰端默石洞曰甘泉洞其後輿曰甘泉上洞皆刻識崖石以寓鄉之泉石於目前示不忘也遂買舍左

冲蔣世興易冕等田二十二畝與道士蔣明昶贍修之供立籍載焉先生蚤承江門陳白沙公之學公嘗寤寐衡岳竟弗果而卒先生有懷茲遊寢五十年於茲堂成又於其上築臺別構以祠白沙公其中蓋先生與白沙公之志於是並酌之矣若觀山之形勝康侯祠適居右支說者謂時當故觀未廢康侯惡得有焉然則茲山之靈顧不先有待與又先生往嘗爲詩遺門人李璠託尋胡氏父子隱居之處而卜隣焉驗之今又已先符於二三十年之前矣或問曰先生春秋已躋八十南海之陬羅浮黃龍青霞蓮洞西樵諸

勝何適非樂而奚必於衡岳眷眷爾也信應之曰非先生其誰兼有此乎何居曰先生之道以六合爲其戶闥以泰華衡廬爲其顛脊以溟渤河漢爲其榮衛以飛潛動植爲其膚髮百體以寒暑晝夜爲其往來以一元閭闔爲其終始是故自其爲翰讀歷司成以陟卿座總番都忠懇謀猷疊疊不已進退之際亦或舉世非之而不顧真猶孝子之於嚴君曷能一日而去諸而忘諸退而龍蛇蟄藏忘著述於言語寄至樂於山水飄乎若苞鳳之適意千仞而不知其身之老與其地之遠蓋邵康節氏所謂真樂攻心不自由者

豈可以語諸人人哉昔明道兄弟倡道河洛得一龜山道遂以南而傳之未有已焉先生不獲究志於時固思得四方嚮道之士而裁之三晉之傑先已有願移家而來依者此又非先生之微志乎問者曰然則何以能是曰先生不云乎求之勿忘勿助之間至矣夫忘助泯則一矣無物之至也心之本體也是故明覺而自然大公而順應語克復而不達乎此惡可與幾語參前倚衡而不達乎此惡可與神故苟無得乎先生之學則曷可與語先生之心之樂與其出處哉雖然先生得之白沙白沙得之明道明道得之周子

今世之士類知尊明道顧於此忽焉而莫信豈其有
蔽之者與夫明乎聖學斯可與語天德而王道至治
胥從之矣然則世移而論定先生茲堂安知不與衡
岳並重嘉慕而慎守之者將無已哉於是礪石爲記
垂諸永久云

重修書院記

湛若水

惟天作地藏神耀其章乃不愛寶人謀具良乃嘉靖
甲辰之冬甘泉子積四十年之念乃登南岳於天柱
之峯南臺之下得廢地一方於紫雲之洞材仍舊貫
田置其冲乃開大門乃設儀門乃圖心性之堂以爲

講地乃立息存之堂以爲寢室乃肇先師之祠以係
景仰不六旬而成今三月二十日又築祝聖之臺於
紫雲之巔以尊 朝廷不三日而成且遠協徽士謝
知遠是夜之夢皆非人力也迄今有十三年人曰書
院將廢矣以白督府汪中丞於贛上周潭公曰吾前
過而登焉知之矣卽寓書於胡兵憲於分巡公共之
地將廢矣兵憲乃自以爲功曰吾境內公共之地吾
事也公其歸焉吾自爲之乃命陳大使相地獻焉石
屏公乃按圖而指授焉曰自尊而卑從上而下厥和
惟叙乃指曰治彼於是匠石氏拾級而上而祝聖之

臺以成又指曰乃修彼於是木灰瓦匠氏新白沙先生之祠而前益以捲蓬焉拜謁有地而尊師之祠乃成又指曰而修彼於是息存之堂以成又指曰而修彼亦爲之增其灰瓦彩畫則止毋侈其材又指曰乃飾彼於是彩匠氏因新之加之坊牌而飾之而兵憲所題書院之門而儀門以成又指曰乃增彼簷仍舊獨加其上二尺有五寸於是石川何憲副所題衡岳達尊之門以成又指大門儀門之中曰汝授彼乃以井田分授道士明寶明勝明遠應玄應濟應初萬真明科八人各分一區合力公田而歲寓米於廣東天

關焉簡請高士曹上舍恭爲田峻以督其事又指汝墻彼於是土匠氏築墻圍敬義進修二齋之後中分其間以處諸生而二齋成甘泉子喟然嘆曰豈不躋哉豈不躋哉山谷詩有曰古人冷淡今人咲不圖於今見周潭中丞石屏憲副之興廢舉墜不動官錢不勞民力而倏然成大事與天下後世斯文之脉共之若有神助焉乃爲之記以告天下後世永永勿替夫過龍門者當思神禹之功諸生居學於此其能勿思乎昔者召公相宅周公成勤畢公盛德克勤小物注胡二公者非其人歟非其人歟觀其小大任將至矣

遂記於石

白沙先生祠記

湛若水

衡岳白沙先生祠者何也門人水也所建以奉白沙先師也先師非至衡也曷爲乎祠之也先師之神遊恒在岳也其諸異乎人之至之而神莫存也故其言曰脚踏祝融不復下矣其決矣乎而曰皇皇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爲有志不就其悲矣乎曰占人託棲必有深意其淵矣乎蓋先生託深意決長往於衡岳而悲未遂也方未衰而親老親喪而已病矣然則先生之神何嘗而不在於岳乎今夫人之鬼何所不之

乎而乃謂先生未到岳而不可祠乎茲者以甲辰九月五日走二千餘里而來告神登岳卽訪昔年沈中丞所爲先生卜築之基於廟左曰卑矣隘矣非所以處先生矣及予卜衡岳精舍於天柱之南南臺之下雲龍之麓紫雲之洞乃視講堂寢室之上有臺崇崇然曰高明矣廣大矣宛若吾師之胷次矣人品矣可

以處吾師矣命門人茶陵羅國子子鍾朝岳爲基臺鳩材募工旬日而成祠祠三間而四壁窓櫺階砌畢具爲石座於北壁以棲神若佐之者鄉耆民曹鳳朝故成之速也有問者曰夫先生之神無不在則吾旣

聞之矣而謂託棲之深意也何居曰其學乎曰學何學矣曰其高明乎其廣大乎何謂高明何謂廣大曰高明廣大不在乎他卽心也性也學也者學其心性也故高明如天廣大如地天地合德固先生之學也其深也乎夫先生始教水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所謂有事者終日乾乾事於此也勿正勿忘勿助所以致之也曰敢問所謂勿忘勿助而有事以致高明廣大者何居曰心之中正之大體也卽所謂天理也昔先生之決我隨處體認天理之說矣盡之矣或曰外也然乎曰天理在心乎在外乎外天理

者義外之流也或曰禪也然乎曰謂先生禪者是未之學也禪者障理先生決我體認天理之學何障理乎勿忘勿助本體自然何謂乎然則孟子亦禪矣乎未知勿忘勿助之則者是未之學也夫合外之者禪之者之謂之間而先生在其中矣然則先生中正之學蓋明矣是譽也非謂也水旣祠先生於衡岳之上以遂先生平生之志又推孟子之說以明先生之學之中正而水也平生之志兼遂之矣謹記於石以告來者若春秋祭祀則遣衡山門人國子楊生續行焉

重修白沙先生祠堂記

唐伯元

古之君子擇其欲以自安而推其欲以安天下夫欲之於人大矣得則生不得則不生書曰惟天生民有欲是也在物者也乃其所欲有甚於生者詩曰人之秉彜好是懿德是也在我者也雖然孰爲物僞於我矣孰爲我體夫物矣故夫藏而神情朗懌見而言儀師表欲以我矣實不離乎物居而食色宴樂出而祿位勲名欲以物矣不知我亦於是乎辨辨之不蚤辨也或僭焉或溺焉或私焉於是乎已與人交勵而天下之物始至於必不可有若曰彼其僭也溺也私也物之爲累也一切絕焉別求玄虛稿寂之鄉以爲我

不知是亦欲而已矣卽向所謂物者亦至於必不可無卽無之要不能一日而安天下故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擇己所當而推人所同古之君子如是而已矣蓋昔者夫子之於富貴嘗不處之矣以非道也嘗浮雲之矣以非義也如其道與義夫子亦必安焉不辭至於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先施之若是其亟也是故無欲不足以爲聖人惟其擇且推而後聖人之異於人始見夫旣擇且推雖謂之無欲可也然而聖人不言蓋其慎也至宋濂溪周子始揭聖學之要而近代白沙陳子又

從而表章之自是無欲之說多膾炙於儒者獨泥言之士時或病焉謂其近於玄虛稿寂也則非二子立言之意矣間嘗竊論之二子均學聖者也一以無欲爲要一以無欲爲至至者學之成要者學之始也夫無欲未易以始學言也甚矣周子之言高也然聖莫如夫子矣不以不欲立人而已固欲立也不以不欲達人而已固欲達也夫欲雖至聖不諱也甚矣陳子之言近周子也若乃尚論其人則二子者皆所謂神情朗懌言儀師表而又非必求之玄虛稿寂之鄉以爲我而絕物雖立言之高而不足以病二子也此二

子之道所以不詭聖人必傳於世而不廢也陳子老於白沙每以衡山之游不果爲衡山之憾歿且一紀其門人湛文簡氏年九十餘始遊衡山爲書院祀陳子於其山之麓未幾文簡氏歿得並祀其中又二十一年書院改爲祠且圮會其州刺史李君燾至則重修之增置祠租百石而更定其位次於是祠肇新而師弟子儼然於一堂之上蓋其規畫愈詳而觀慕美矣工旣訖州刺史則貽元書曰燾生也後不及見陳子幸與邦人修其祠事庶幾夙心乃往者茲祠以易扁得存旣而程工就飭蓋黃司理齊賢龔衛幕良相後

先署衡山爲之非一人力也先賢名岳並增而高缺
記不可嗟夫衡山之遊陳子之欲也祠始於文簡氏
而重修於今日幾廢復興則夫人而同欲也詩有之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况元與刺史俱生陳子之鄉而
近其世者乎通乎是欲之說而後陳子之表章無欲
與聖人所以不言無欲者可求而知學者能由其言
而得其所不言則善學聖者也

天聚亭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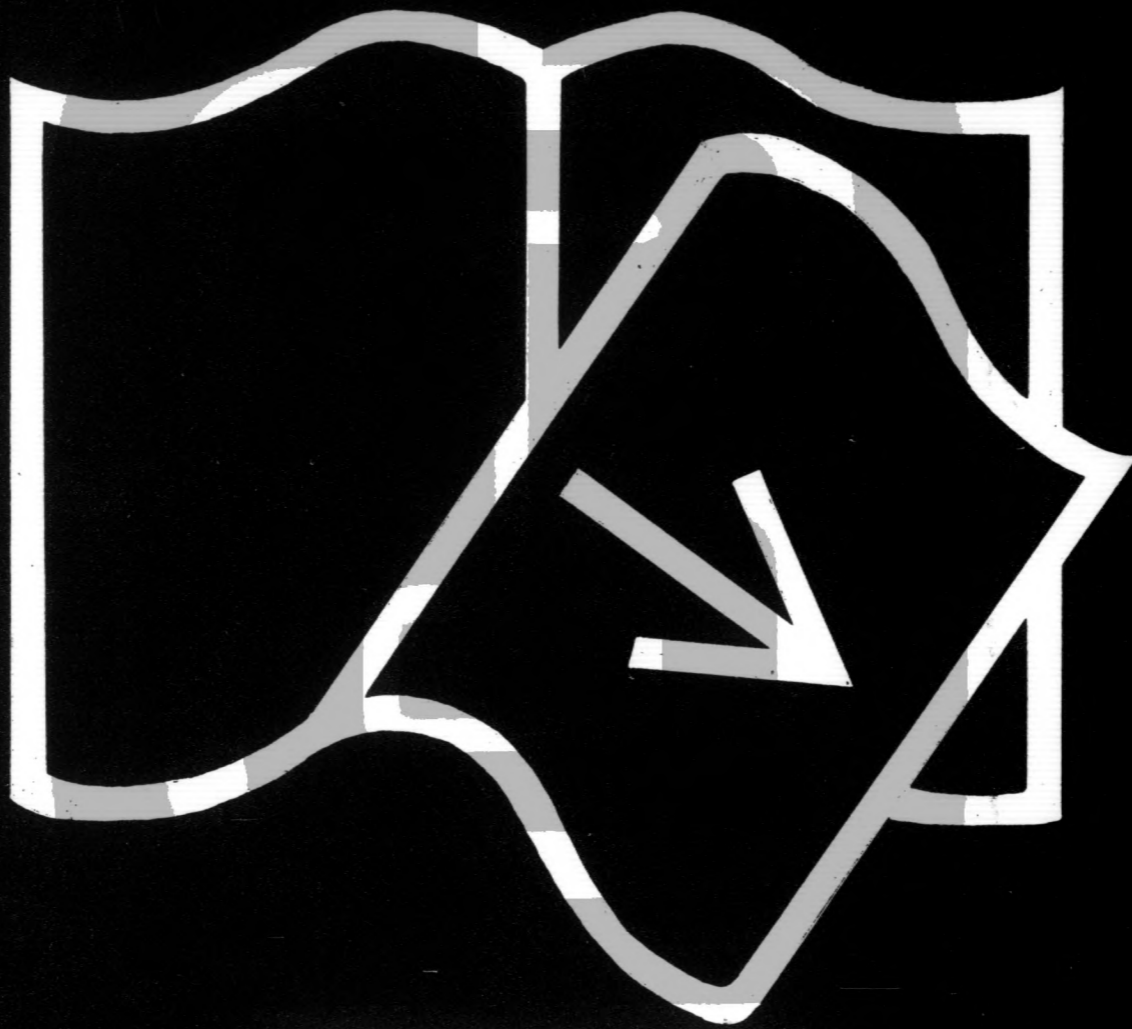
王宗沐

自三代官人之法不行而士人仕始去其鄉南北橫
絕東西距逃千里而命途音問不達而形影無親非

夫子特出羈流無家之儔恒無以安其職而行其志
視其官如寄寓旅次懸釜束馬而歧焉使其地稍勝
處猶差可以自慰而忘其寂寞苟風土之僻奧不齒
於文明物產之窳陋無當於朝夕則其求去惟恐不
亟又奚暇早夜思其職有所建爲長久之慮耶間值
之不偶而事情之難愜有適其親者或阨於地得其
地者或阻於家二者得一焉幸矣一不得焉以祿而
仕勢不得去抑其志而違其性曠其職則督之以罪
而不知處之拂其情不得已而擇則地猶處其身而
親乃天之倫其緩急較然嗟夫以此乞於朝廷則有

省不省而朝廷於士人亦不遐遍求其私主人皆苟
且欲去其官此善治不常見而今孫氏天聚之亭所
以爲可記也孫氏望族世居貴陽去衡山幾千里而
孫君法齋來爲衡令衡爲南岳奠麗南維應天午位
五帝三王之所望而祭焉徃徃神仙達人之所都所
產竹水蔬藥珍禽異獸竒峰幽谷皆載圖經其土誠
美而去家亦遠則君亦得無有距遯之顧乎俄而其
弟侍御君以貳守常德侄督學君以入賀嘗使道至
衡與君執手燕聚骨肉同氣聯鑣齊騎登所謂祝融
七十二峰者搗文披藻掩映山川侍御督學用以觀

君才所展施及於民里爲循吏自矜家聲而君亦訝
其有佳弟侄皆育藝詞林文物標雅結轍當年應文
明之地曼然驚衡之父老所未覩也於是衡人相與
謀紀其盛卜煙霞峰下亭焉而名之曰天聚余謂今
士人所不能兼者君兩得之以暢其志而安其居三
年政成薦牘累復比遷去而走人索記於余余徃度
衡君爲余築會靈精舍於山中與茲亭相望而於徃
歲嘗事侍御君於廣西僚督學君於江西今又雅善
君也適余又以親老在遠求去其官然則記斯亭者
宜莫如余用以請於侍御督學二君法齋名褒侍御



P42

名震督學名應鰲皆由翰林庶吉士記者臨海王宗沐也

南岳開復水道填接後龍記 管大勳

大江以南崇岡絕巘奔翔磅礴雲矗星拱引七澤注巨湖萃然而蒼翠者蓋千萬數而衡山爲之宗衡山綿亘廻復拔地萬丈峻若祝融挺若天柱奇若芙蓉峭屹若紫蓋又幾百數而朱明峰負其秀故峰之下平曠夷衍可數十里而岳神祠焉莫炎維領南紀與嵩岱華恒並祀稱五岳蓋元淑之聚靈而荆楚之雄鎮也余弭節湖南嘗兩至祀神見其峰巒璠鬱氣象

集福碑右歷萬壽宮左跨街東趨野南涯於西橋共五百九十步零八分價易業戶蔣廷南等地共幾畝幾分仍豁其稅在澗之濱以堵水口長若干丈濶若干丈運河土以填後龍廣若干丈高若干丈夫後取諸本山與附近鄉團之丁壯者凡若而人畫地計工驗力給餉經始於壬午八月二十八日訖工於癸未閏二月十日斯時也余適有泰藩西粵之命卽日束帛潔牲醴告成祠下遂登赤帝峰徘徊四顧地脉融結岡阜紆連高可植萬松平可立萬馬形勢不啻若天成焉已又循行水道飛瀑澄潭發蒙紫霄金提玉

泉泠泠如帶沛乎達之無窮克乎衍之萬祀矣亭舊
名望仙堤甫成適翰林殿撰山陰張君元忭捧天子
璽書頒諸侯王南來瞻岳坐憇亭上易其扁曰朱明
豈天將啓一方文明之會乎何奎應之迅速也先是
七月岳工肇起八月 皇子生嗚呼亦奇矣是舉也
劉司徒力倡於先諸君子克襄于後費取諸帑無歛
借工給其直無搔勞培 國家靈長之基兆皇嗣篤
生之慶綿山靈未續之脉刻胡元不經之謀度幾他
日登斯岳者尚有鑒於茲豈曰取泥於陰陽謾勞費
而已哉若是而不佞之罪或者其免夫是爲記

明道山房記

李天麟

余三奉簡書歷閱山川紀籍求爲諸賢倡學之所則
無有右於衡湘之祝融頃余按衡而躋其巔憇唐李
鄴侯藏書故址芙蓉青玉拱揖後前簾洞龍池賡鳴
左右兼之萬峰垣列映帶瀟湘高插青冥遠連岷嶓
雙鳥雲扶心焉爲暢夫鄴侯當肅宗時賜隱治廬爰
及代憲召入平章應月蝕東壁歸往庶幾哉出處兩
無負矣後此則韓胡朱張接武來游而昌黎之辟異
崇儒文定之尊王賤伯世教人心至今賴之五峰紹
業以授南軒而晦菴又相爲倡和洙泗流沫不絕湘

上固祝融之靈而三湘人士亦厚幸哉余獨怪夫邇者以鄒魯爲利媒遠自性於膜外用之不見可行舍之無爲可卷諸賢遺響杳焉絕矣夫窮宇極宙惟性獨尊卽旦夕斤斤猶懇封翳柰何役役聲華焉貨利焉甚且恣情任氣漫曰率性居常拾唾餘以干進取一登仕籍惟利祿誇耀計而於天地民物渺弗關涉蓋教弛道晦之故哉余也覽茲雅勝追憶群賢寧忍斯文泯泯落落莫於是與郡倅陳道淳及邑令劉明簡謀闢地於鄴侯故址之右採山伐石前爲門貳楹入爲堂陸楹左右各異小室令來遊高賢暨茲方有志

之士仰鄴侯之風而躅諸賢之遺矩者得有止歸因額之曰明道山房夫道卽性也大之民社微之草蟻遠之華夷近之童僕原無二性唐宋迄今千餘載而諸賢之流風餘韻猶令人勃然興起性同故耳爾人士誠不拘時而束教剗欲而脫習人我障除見聞魔散湛湛澄澄親見本源自性如回之心不違仁孟之以仁存心詩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無論顯微小大一切從性體流行而五官受成命焉則用亦樂舍亦樂不以無對之真而爲時玩弄不以有涯之軀而因人悲喜蓬栖竇處具足經綸廣土衆民不爲羸羨綦

之皇虞隆業罔出浴風歌咏而功烈赫如管晏曾不
抵嗒然一咲耳書云惟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
余代狩三楚故有率人之責者旣治其堂復綴以說
卽不知於昔賢之責何如而爾湘人士勿失自性勞
勞甘爲形役可也

南臺寺記

周怡

衡山爲南岳也其來遠矣蓋自舜之巡狩禹之治水
而已然歷代因之我明尤重視融爲岳之最高峰登
其峰可以見日出扶桑而朔南無際全楚洞然眼底
矣宇內一奇觀也岳神尊則禱者衆峰奇則過者必

登覽焉由岳廟至峰三十里皆陟峻坂而上上下下之
勞而欲憩者饑而欲食者暮而欲宿者風霧雨雪而
欲留者至南臺不無徘徊顧瞻焉其地當山之腰自
天柱迤邐而來起如平行如臺然下視南荒一覽甚
快稱南臺云然惟遯世獨求草茹木食不憚寒寂者
可栖焉秦漢邈矣僅傳梁海印者不知何如人嘗脩
寂此堂唐開元間石頭希遷及曹溪清原之門卒結
菴臺之石上南臺以寺名始此宋元佑寺僧守澄與
異人率子廉游見東坡居士傳乾道時朱晦菴張南
軒兩先生倡和詩中稱爲茲山勝處嗣是無聞矣我

弘治初有僧無碍披一衲百結如粟穗持一鉢自信
陽來宴坐於天柱峰下獅子崖者七年日惟啖苦菜
見人嘿嘿而已必有所自爲者不可知也始則人駭
之旣而憫之爲餽菜久而大信之爲圖居焉無碍曰
吾向居南臺荒址故石頭道場守澄蘧廬也把茅蓋
頭吾其於此乎時齋人楊祿遂助之誅茅拓故基之
後建佛堂五楹堂前爲天霽閣楹如堂憑虛而遠覽
快矣堂之左右及後崖上各若干楹以舍僧徒庖湏
齋堂備矣惟東樓及天王殿其徒明通增建也又率
其徒墾山爲田衣食僅自給種松千餘株剪剔野竹

環以成列蒼鬱蒼翠中樓閣崢嶸南山爲一新也遊
觀之勞者憇於斯饑者食於斯暮而宿者風霧雨雪
而留者皆止於斯而於岳之勝若有助焉夫啖苦菜
時豈期爲若是耶其復爲此寺亦欲修海印石頭行
業爾豈有意於爲家計耶一念之凝聚終其念力而
已恤其苦志思有以存之不無望於後之人也然其
說有二僧徒能自嚴戒律精志行則亦可以不墜也
若遊觀者簡車徒察供應則亦不至於困而墜也異
時尊貴列衛從動至數百十人寺僧寒薄山田多風
罕收其何以能給師行糧食有國且難古人謂帝王

巡狩之數儀衛寡而征求少也今廟之禱者衆而登
祝融者不免焉不有恤者南臺幾何能不困而墜耶
是則存南臺者亦以爲登岳者存也壬子秋怡自宛
陵求友於吉郡遂偕貳守劉君君亮侍御劉君一舒
自安福至寄幽棲修舊業也未幾太守郭君致祥至
自泰和大行陳君履旋因奉使至自永豐國子羅君
子鍾至自茶陵暨張君景仁劉子以進俱留數閱月
日相切磋亦南臺一嘉會也若往昔荒臺殘礎當時
勝迹亦駿有聲矣過去未來在彼之教如夢幻泡影
今日之勞瘁興復予亦何留情焉予因訪舜洞之荒
湮搜禹碑而罔象周道如砥墜緒綿綿感彼屢興寄
茲一慨住持求予爲記其師之苦業以示其徒遂次
其說云

爛柯巖大悲閣永遺十方碑記 蔡承植

南岳祝融峰下五里而西有爛柯巖瀑布流雲交光
滴響層岑杳嶂鴈飛不到直指蒲和尚入此中愛其
幽邃孤高可遂一塢三間之志倚巖結茅居之居無
幾宰官居士聞道德而訪者爲之建一大悲閣何君
知衡山得稱地主其外護直指不秘心力清查古跡
地界以防牟侵巖之西南立流水河爲界東北立鈞

公臺大路爲界直指晉靜巖傍蓋十伏臘于今矣直指早宗孔孟晚逃佛老投雲棲寺蓮池師受大戒一瓶一杖參禪諸方而後期終此身于今之爛柯巖朝朝夕夕禮大悲懺法不休願得金臺迎往者也予曾訊直指于巖甚器重之知爲乘門再來人宰官若曾金簡康覓東劉蔡軒康函三居士若鄭慕一曾六息劉震陽皆贊直指不去口目之爲大悲懺主額其閣爲大悲懺閣直指可謂不出巖谷而化馳不規榮譽而聲溢也者今欲立一碑勒其巖之界限以遺後之十方來作巖中住持者庶知古跡不迷哉予因并叙

直指行願以遺後來不僅僅古跡不迷將景仰直指爲前哲戒月心燈永億萬劫炤灼不寢云

藏山堂記

陳文燭

古人遠遊必先於鄉盛弘之記荊州以衡山爲南岳而沔荊州境也昔軒轅以瀟霍爲南岳之副爾雅遂以霍當之虞舜五載一巡至於衡也漢武帝祭廬江瀟山望於衡也陳子有名山之癖往登東岱中嵩謂可及衡而至今未逮巖君平曰州有九游其八尚恨一之未至也而况其鄉乎嗣官閩行省右使會古田令譚君仲做談衡山之勝且曰向平之願勿論矣卽

劉凝之宗少文李英國趙清獻之卜居韓昌黎林用中之勝遊胡康侯張敬夫朱仲晦之講習赫赫耳目昭代若大宗伯湛元明少司馬王新甫大司成孫山甫三先生咸有精舍而况先生鄉人乎余咲曰此素心也譚君宅憂歸余晉江西左使譚君寓書云五岳山房邁矣近兜率菴菴前有樓雄麗而流杯池一體塔在焉蒼松翠竹飛泉瀑布爲名勝第一守之者僧如濟與其徒性聰也衡州太守靈寶許公大書扁焉衡山尹巴蜀王公捐俸助之同年賡子占歐子文伍子謙極力贊焉乃山堂以何名乎余嘆曰昔人著作

藏名山豈非道在天地文以載之山靈護持久而傳耶鄴侯藏書于衡今雖不存而懶殘之洞與岫巖祝融諸峰爭雄不佞于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未之有得異時檢平生撰述而存之吾舍衡何適焉遂題爲藏山堂而記之

石鼓滄浪亭記

沈 鈇

石鼓之山蒸湘二水交會處也唐刺史齊映名其亭曰合江舊矣余覩二水一清一濁合而匯流竊取孺子歌滄浪之義上扁之曰滄浪亭下扁之曰濯纓濯足蓋繆以從善去惡之意冀都人士共之也客有訝

之者云滄浪去武當山數千里書所謂嵒塚導漾又東爲滄浪水者茲石鼓也而以滄浪名也得無贗乎余曰孺子之歌夫子取之豈真是漢水滄浪哉凡水之清濁皆可以滄浪稱者如周郎赤壁原在嘉魚境上而坡老以齊安磯頭當之是石鼓滄浪也亦黃州赤壁類耳客曰滄浪之說敬聞命矣但水一也而湘清蒸溷其故何與余曰水之出於山也涓涓耳決之東西惟人導之清濁惟人引之滙流惟人湘水出於興安清流固矣蒸水出自邵陽溷豈其性乎良由霧氣薰蒸所發然也至會合湘流則與之俱化而濁者

亦清矣人性之善何以異此孟子不云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然水有流而至海終無汚者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者有流而甚遠方有所濁者猶人氣稟昏明粹駁分數之不齊也而非天一生水之本體也性中本自虛明無有聲臭無所汚襍萬變萬化皆從此出便是至善源頭卽天命之性也以真體本原無滯於欲故曰誠則明矣本體工夫原自合一今之憧憧往來者率無根著主宰違遠天則不足言矣間有勉強學問者僅能持此心待他善念來方與發現惡念來方與掃除不悟

御書志 卷之五
吾性之中豈容善惡兩端交錯迭起豈中庸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者耶然則湘之清也蒸之溷也濯纓濯足人自取之而已水何心焉易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魯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學者由易之蒙以端其源由川流之不舍以勵其機由源泉之盈科後進以達其用則於江漢秋陽之皜皜無難事矣探本窮源易惡至中則存乎人之自擇何如耳余不揣輒伸是說論之都人

士以爲然否

重修石鼓書院鼎建大觀樓記 鄧雲霄

宋時海內有四大書院而衡陽石鼓居一焉至今不廢夫石鼓一拳石耳何足大大以書院也海內爲書院者衆矣茲獨列四大大以人也然則茲院之興廢蓋道脉之絕續四方之觀瞻關焉余承乏湖南有慨于楚俗之剽悍而未易陶也推其故繇敝于士習夫士者四民之表而書院者士之市肆也院久而頽講業無所紘誦聞寂學荒習媮蚩蚩近民且以吾儒爲詬病而况能式四方余甚懼焉會直指史君巡行至

衡其致慨于楚俗剽悍猶余志也登石鼓而遐眺曰
鑄士陶民其在是乎何其頽而隘也士安栖矣乃指
其巔曰盍樓諸又次第其殿祠號舍曰盍新諸已而
又曰茲舉也爲鑄士以陶民也其毋煩我民我兩人
其各捐俸爲守令諸公倡於是醜俸庀材鳩工募夫
不數月而樓成簷牙嵌空流丹若虹四面玲瓏言言
窿窿殿祠號舍罔不完葺交映而鬱葱諸士可聚業
樂群而絃誦其中矣余請樓額直指曰宜大觀樓下
有堂郡邑諸公請余額余曰宜廻瀾多士進而請曰
樓堂之額其說云何余曰淺言之在境也深言之在

心也又深言之則帝所以帝王所以王師所以師一
以貫之者也夫登茲樓者揖衡岳拱九疑襟攬三湘
眼空七澤觀非不大也而非其大也余慨然吊古不
下帶而道存焉而不見樓前廣陌非大舜南巡之轍
跡耶望裏江流雲沙浩浩固神禹所爲問玄夷而厯
䟽淪處也夫舜禹始而相終而帝王都豐食腴養尊
而處逸可以自大也乃僕僕焉不憚周游方岳車殆
馬煩卒坳身於荒服甚至股無腴脛無毛手足胼胝
面目黧黑其臣虜之作又何小也乃孔子稱之曰巍
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夫有天下而不與

可以語大矣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
東山泰山非獨孔氏登也而孔氏獨能見其大以其
心舜禹之心而不局其量也夫萬物一體六合同量
故孔氏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卒至轍環老死
而不悔依然舜禹家法矣故小其身乃大其心以身
勞天下者心載天下者也彼二氏者淪空耽寂其人
之有亡曾不足當九牛之一毳彼自謂大耳曷大焉
又况乎競利于錐刀爭名于蝸角一居要津僅固榮
寵不復顧天下國家之計此夫猶存乎蓬艾之間安
知大爲何物雖然有所以大者也大之本在剛執夫

大者量也虛而圓剛而執者力也實而方世未有心
不鎮定而能任道載天下者也夫以天下與人至大
事也易禪而繼至涉私也怯者不能與避嫌者又不
敢不與舜禹獨信於心而斷以理此猶其常者也納
于大麓烈風雷雨一何危也浚井焚廩命懸呼吸一
何厄也黃龍負舟江水逆擊舟中之人五色無主又
何濱死而岌岌也乃舜禹不愆其度盡孝友之經安
性命之故倚床而琴視龍如蟻蚘與孔子之圍匡絕
賴安閑一致此至大所從來而負載天下之根莖者
也而又不可見樓前片石耶砥柱雙流力敵陽侯之怒

狂瀾東倒障之而迴然後乃可以石載樓樓載人人
載心心載天下苟石齧而土虛蟻穴一決汨沒漂洪
斯樓也當在歷陽之都矣尚能嵌空流虹言言窿窿
而稱大觀耶故直指命樓取其大余命堂取其剛夫
大者弘也剛者毅也大者主識量精也剛者主定力
一也故曰帝所以帝王所以王師所以師具是義矣
諸多士又請曰今古遊茲院者若而人矣孰能當此
者乎余曰嘻茅靡波流滔滔皆是所謂舟中之人五
色無主者也奚語大觀無已其近之王湛耶具體而
未大也遠之朱張耶大矣而未化也夫酌水尋源登

岳循磴從數子而入可以不失道矣余不敏願與吾
儕交勉以光勝地軼前人式四方陶蒸庶此非獨余
志亦直指指耳是役也直指史君捐俸二百六十金
余一百三十衡州府楊知府鍾英強同知有義許通
判世卿羅通判三達李推官汝登各二十衡陽羅知
縣慶賜三十而董其役者衡州衛經歷邵士翼也直
指諱記事關中人巡方剔蠹敷膏特重文教茲樓也
其他年之峴石乎余何幸得紀其盛

天尺庵記

鄧雲霄

余登祝融峰巔苦乏可少憇處迺指其稍衍地示僧

曰此宜庵以待濟勝者余將時時據梧其可乎哉僧
曰峰高多烈風瓦如飄籜且雖峰也若坐大海中茫
茫雲霧濕氣蒸浥棟蝕椽朽不數稔而輒摧雷雨雖
從峰下度毒龍亦嘗過而問焉攫之爲烏有矣故絕
頂鮮卜築者余曰不然巔之石嶄嶄崑崑罔有能飄
之浥之摧之攫之者也太上貴因余因山所有石其
壁石其棟椽楣櫺其瓦也以鐵易陶而鍵焉其底於
永乎夫鐵者毒龍之所畏而石者風之弗克舉者也
衡山何令力贊余成余乃捐俸而經而營不數月而
落之製雖狹而堅求其可憇爾已求其無飄之浥之

摧之攫之爾已庵成顏之曰天尺顏亦用石獨木其
扉以石重難掩木卽朽易新也客有謁余而請曰茲
庵也其去天尺五之義乎余曰然曰然則山可抗而
高乎天可抑而卑乎祝融雖高其去天不知其幾千
萬里也柰何其尺之也道家稱六天爲欲界十二天
爲色界又十四天爲無色界而內典所名天尤層累
焉是未易以千萬里量也柰何其尺之也余曰欲界
天去色界天遠矣色界天去無色界天抑又遠矣旣
無色更何界旣無界更何名其有欲有色者人天也
其無欲無色者天天也余之庵以待色欲而捐者之

懋之也冥心游神滉瀟空洞其去天天也不隔一微
塵顧愕愕焉駭尺謂近而其猶有人之心也夫然則
茲庵也懋無其懋非鐵非石非棟榱非栢櫨非顏扉
非風非龍非霧非零亦非祝融誰飄之滄之摧之攫
之誰受飄受滄受摧受攫誰無飄無滄無摧無攫余
愧庵之強作而驚子之愕愕也峯之西有不語僧試
往問之

卷之五終